

列
仙傳
六



吳郡

王世貞輯次

新都

汪雲鵬校梓

許宣平新安歙縣人唐睿宗景雲中隱於城陽山南塢結

廬以居不修服餌時見不食顏若四十許人輕健行及

奔馬時負薪賣于市擔上常掛一花瓢携曲竹杖每醉

吟騰騰以歸吟曰負薪朝出賣沽酒日西歸借問家何

處穿雲入翠微往來三十餘年或施人危急或救人疾

苦士人多訪之不得見但見庵壁題詩曰隱居三十載

築室南山巔靜夜翫明月閑朝飲碧泉樵人歌隴上谷

鳥戲岩前樂矣不知老都忘甲子年仙詩甚多嘗於

所到處輒題之。天寶中李白東遊經傳舍。覽其詩
亦不得見。因題詩於庵壁曰。我吟傳舍詩。來訪仙人居。
烟銷迷高迹。雲林隔太虛。窺庭但蕭索。倚杖空躊躇。應
化遼天鶴。歸當千歲餘。宣平歸。見壁詩。乃自題曰。一池
荷葉衣無盡。兩畝黃精食有餘。又被人來尋討着。移居
不免更深居。其庵輒為野火所燒。莫知宣平踪跡。後百
餘歲。至懿宗咸通十二年。許明恕婢。嘗逐伴入山採蕪。
一日獨於南山中。見一人坐石上。食桃甚大。問婢曰。
許明恕家婢耶。婢曰是。曰。我即明恕之祖宣平也。婢曰。
嘗聞家內說祖翁得仙。無由尋訪。宣平因謂婢曰。汝歸



為我。向明怒道：「我在此山中，與汝一桃，即食之，不得再出山。」山神借此桃，且虎狼甚多也。婢食之，甚美，須臾而盡。乃遣婢隨樵人歸。婢覺樵人甚輕，到家，真言入山逢祖翁宣平。明怒怒婢呼祖諱，取杖擊之。其婢隨杖身起，不知所逝。後有人入山，見婢復童顏，遍身衣樹皮，行疾如飛，入深林不見。

師道歛縣人。少學道，得服松脂法，乃登績溪百丈山採芝。後詣南嶽，招仙觀，聞蔡真人舊隱，去洞靈源不遠，乃辟穀七日，獨往。遇老父，問所從來，因折草與之。師道咀之，味甘，自是精健。每入山，虎豹見之，皆馴伏。號問政先生。一日謂其徒曰：「我為仙官所召，語訖而逝。」及歛棺，有



傳先生字道真山精思七年遇老君與一木鑽使穿一

石盤穿五口。戒云石盤穿可得仙鑽四十七年。

一石盤穿五口。戒云石盤穿可得仙鑽四十七年。

一石山人來曰志亦堅矣授以金液還丹服之仙去。

一可交無亭人業耕鋤一日墾舟入江忽見內流有影

一舟中七道士遙聞有呼可共名者舟漸近舫呼可交過

一過曰好骨相合為仙一道與之二一食之甘如飴余

一衣遂之常竟所乘舟不得却在玉台山瀑布寺前

一過曰聞之可父曰今早家是三三三日僧曰今已九

一過曰今年餘矣疑是夢事夢于在田山下復返

一過曰聞之可父曰今早家是三三三日僧曰今已九



嵩山虎口巖王匣中乃寇謙之所藏者本已糜爛筌抄
讀數千遍竟不曉其義後入秦至驪山下逢一老姥髮
鬢當頂餘髮半垂弊衣扶杖狀貌甚異偶路傍遺火燒
樹因自言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尅筌驚問曰此黃帝陰
符經文姥何得言之姥曰吾受此經已三元六周甲子
矣少年更從何得之筌稽首再拜以告所得姥曰少乎
顙骨貫於生門命門齊於日角血腦未減心影不偏德
賢而好法神勇而樂智真吾弟子也於是坐石上與筌
說陰符之義久之姥曰日已曠矣吾有麥飯相與為食
袖中出一瓢令筌谷中取水水既滿瓢忽重千餘斤力
不能制瓢遂沉乃還已失姥所在但留麥飯數升而已

魏明帝清平調三章筆無留意帝愛之
一曰帝嘗使高力士脫靴力士素貴耻之因推
去妃恣飲官曰妃輒沮之白自知不為親近所
放不自修與張旭等日醉時稱為酒中八仙魏
帝賜金放還安祿山反時宋王璘辟白為祭佐
一曰兵敗自謀初白游并州見郭子儀奇之子儀聞江
白名免至是子儀請解官并上所賜銀印以贖之詔
一曰即會赦還海陽坐事下獄唐宋石恩將吳兵三千
赴南道海陽囚併為參謀未幾辭職訪當塗公李
後宗及威謂白醉墮江死元和初有人海上見
一道士在高山

白龜年白

高山

百尺簾幕罕地信步自觀心一人至前曰李翁其相
為年乃隨入其人褒之極也曰吾寺曰也
未解四仙上帝令吾

一室

言一卷遺龜年二讀之可以

東華上清監清遠真

栢葉小餅掩室著

長有吾

節度使

著中台志十卷

道後不知其所之

隋末徙西域神龍

八張因以名

天

草

星

星

已



衡陽人唐大極。居于白石山。彭仙汜
 之術絕。在三十年後不知所往。

初居衡岳寺為僧。執役食退。即收其餘。性
 而食。因名之李泌。寓衡嘗夜往。見之。擲
 火。服芋。出半芋食之。曰。慎勿多言。領取。丁
 相。後。

然

湘中老人岳陽舊志。唐呂美卿嘗寓
 君山。

索酒數行。老人歌曰。湘中老人讀
 一草。

春至不知朝水深。日暮忘却
 一。

句。恐是李請仙草。蓋古。

一作示。公孰是。



不知何許人隱居瀛海濱善算人心術凡人心之
 所謀度咸能算而知之後卜居高穎間著穎陽書算心
 術之訣復能以法活暴死者唐明皇開元十二年至
 京明皇聞之召之門如市有友人后白為被下和璞適至死
 亡驗日其母思之哀和璞亦正
 其父起且法深復並竅遂至和璞
 有命際無不見導從數三人和璞
 嘗曰和璞已請太乙相聖言訖與
 房瑒在相府幸待和璞甚殷一日坐
 堂香自爇然其終必食儉棺龜茲不
 一私

不在寺中不在家。理後果踐台。始。房。閤。以。言。其。天。至。
一。言。增。愈。十。守。其。會。郡。齋。進。繪。良。畢。以。後。正。等。以。八。日。
一。形。言。人。之。言。信。三。聖。日。果。終。時。有。要。一。亦。由。以。言。其。天。至。
一。正。因。故。以。為。增。和。璞。應。終。南。學。道。一。多。一。可。崖。所。
一。與。真。為。哀。恭。事。左。右。一。日。謂。弟子。曰。且。石。有。異。一。水。之。
一。等。為。子。設。具。且。戒。曰。謹。毋。窺。何。謂。曰。米。一。人。至。身。長。五。
一。尺。闊。三。尺。首。居。其。半。衣。緋。執。笏。鼓。舞。大笑。曰。弟。使。耳。作。
一。劇。談。多。非。人。間。語。崔。曙。趨。而。過。庭。客。竊。視。謂。和。璞。曰。此。
一。非。泰。山。老。師。乎。曰。然。食。畢。而。去。和。璞。明。曙。曰。此。上。帝。哉。
一。臣。也。言。泰。山。老。師。子。復。能。省。乎。曙。曰。何。聞。先。生。言。其。素。
一。山。老。師。後。身。然。前。身。不。得。記。也。和。璞。後。不。知。所。之。



吳道元字道子。初名道子。後作字。陽翟人。少學書於黃真。章張顛不成。因學畫。未冠。即深造微妙。蓋得之於性。非積習所能致也。初為兗州瑕丘尉。明皇召入供奉。由此一名振天下。大率師法張僧繇。人咸謂其為後身焉。世稱顧愷之畫。隣女以棘刺其心。而使之呻吟。道子畫驢於僧房。夕夕有踏藉破逆之聲。以惱僧。僧繇畫龍點睛。聞雷則破壁飛去。道子畫龍鱗甲。若飛動。每天雨。則煙霧生。殆兼張顧而有之。其神妙如此。宮中有粉牆數尋。明皇使畫山水于上。道子乃調墨一盆。盡潑牆上。以幕覆之。頃間去幕。請上觀畫。山水林木。人烟鳥獸。無不備具。歎美無已。道子復徐步指點曰。此山岩之

下有一小洞。其中有仙扣之。必應。于是以指擊之。忽然門開。有童子伺。道子笑曰。洞中甚佳。臣請先入。願陛下繼來。道子遂入洞中。以手招上。上不許入。須臾門閉。莫知道子所之。其所畫牆。仍瑩白如舊。無有餘墨矣。

王皎先生善化術。於曆數未嘗言。天寶中。偶與客夜中露坐。指星月曰。時將亂矣。為鄰人所訟。時上春秋高。頗拘忌其語。於是密詔殺之。刑者鑿其頭數十方。死。因破其腦。視之。腦骨厚一寸八分。皎先與建溪侍郎還。往及安史平。皎杖屨至。建溪家人方知其異。後訪無素於浣花溪。曰。君今雖偃蹇。他日當大名垂之。萬世同少微。五口

羅公遠事。唐玄宗好仙術。開元中。中說月。公遠
 請玄宗遊月宮。後玄宗夢隱形。公遠亦夢。公遠
 或不嘗言。而角不能全。隱玄宗書之。公遠下不能
 脫。是天下而以道為戲。若虛。在術必。公遠重。公遠得。公遠
 無題也。玄宗怒。慢罵之。公遠遂走入殿柱中。三日。公遠
 上愈怒。公易柱破之。復大言於石。中乃。公遠。公遠
 一明望見公遠形在其中。長寸餘。因。公遠。公遠
 一遠形。上懼。謝不復見。後有使者入。公遠。公遠
 一笑曰。為。謝陛下。我姓羅。名公遠。以蜀當。公遠
 一玄宗幸蜀。始悟當歸之意。
 羅子房。號冲虛子。玄宗開元中。父子修行於王。開元貞月。



其父乃解。葬空棺於觀側。冲虛子繼亦成仙。駕空舟於門外。高杉表。飄飄騰雲而去。

申泰芝。字元之。唐洛陽人。母楊氏。夢吞芝而孕。故名。與玄宗同誕日。歷覽勝地。後往邵陵。余湖山修煉。玄宗夢湖。南有白雲居士。物色覓。召至京。賜號大國師。住玄真觀。與張果。邢和璞。羅公遠。葉法善。尹愔。何思遠。史崇祕。常從帝遊。善清談。上每延問。動輒移晷。性貴妃。與內人張雲容嘗侍上。亦數侍元之。茶藥。雲容乘間乞長生藥。元之曰。吾不惜。但汝在世不久耳。雲容復懇求不已。元之憐其恭勤。乃與絳雪丹一粒。曰。汝服之。死必不壞。但其棺。廣其穴。含以珠玉。使魂不飄蕩。魄不淪汨。百年外

遇三尸之氣。可以復活。此太陰煉形之道。當為地仙。復遇三尸。天矣。後雲容從幸東洛。病于蘭昌宮。以元之之言。哀請。帝命中人陳玄造。如其所請。而葬之。至憲宗元和末。已百年。雲容果遇薛昭得再生。元之還山。未幾昇仙。宋封妙寂靈修真人。

薛昌。幽薊人。為唐進士。天寶間。棲止于蜀之青城洞天。觀偶得商陸酒。飲之。耳鼻流血。死。經三日。歷然而蘇。肌膚潔白。容狀頓少。身輕目明。勢欲飛舉。洞見遠近。雖山林崖壑。不隔視聽。時玄宗崇尚至道。節度使延至賓館。欲乘以驛騎送京。忽失所在。後有見其在大面山者。

薛季言。河東人。遇司馬承禎於南岳。授以玉洞經錄。研真

窮妙勤修不懈。高真屢降異香。妙果於其室。入禁掖。延問道德。談論極精微。上喜用。罪優異。一山。上賦詩贈之。曰。洞府修真客。衡陽念葺居。要願奉玉清書。雲路三天近。松壑萬嶺虛。一日忽曰。祝融峯。今又有。被召當往。遂凌虛而去。

徐佐卿蜀人。唐天寶中道士。常化為鶴。玄宗獵西苑。見孤鶴射之。卿帶矢而歸。謂弟子曰。吾遊出山。為飛矢所中。乃掛箭于壁。曰。待箭主來付之。後玄宗果幸蜀。遊觀中。識其箭。



佐卿

武攸緒則天皇后從子。年十四。潛於長安市中賣卜。一處
不過五六日。因徙升中岳。遂隱居。服赤箭茯苓。貴人王
公所遺鹿裘藤屨。上積塵蘿。弃而不用。晚年肌肉殆盡。
日有紫光。晝見星月。又能詳辨數里外語。安樂公主出
降。上遣璽書召令勉受國命。誓屈高標。至京。親貴候謁
寒溫之外。不交一言。封國公。不受。及還山。勅學士賦詩
送之。

裴玄靜。李言妻也。無考。何許人。嘗獨居。夜中常有笑語聲。
言疑潛於壁隙窺之。見二女子。年可十六七。鳳髻霓裳。
端妙絕世。侍女數人。皆雲鬟絳服。綽約于側。言驚呼。怒
侍女奏樂。白鳳載玄靜升天而去。

董先生。行氣斷穀。又詣西城山師王君。君
言曰。大道之訣。非可卒得。吾暫往瀛洲。汝居此石壁中。
可熟視石壁。火當見文字。見則讀之。得道矣。和親一手。
了無所見。二年似有文理。三年始見太清經。神丹方。三
皇文。五嶽圖。和朝莫誦之。王君回曰。子得之矣。乃作神
丹。服半劑。延年無極。以半劑作黃金五十斤。救人貧病。
後仙去。

張盪。晉州人。號洪崖子。應姑射洞中。仙書秘典。無所不通。
唐玄宗召問曰。先生善長嘯。可得聞乎。即應聲而發。拜
官不受。還山。絕粒服氣。洪州大疫。有狂道士市藥。服者
立愈。玄宗聞之。意必盪也。果然。三召不至。天寶末。忽大

雲初尸解。乾元中。詔立應聖宮。奉肅宗。以氣配焉。

邊洞玄。棗強人。自幼於紫雲觀修行。得道。白日上昇。唐玄

宗御製詩詞。褒揚之。牌刻尚存于觀。

趙惠宗。峽州宜都道士。得九天仙錄。三洞秘法。斬皆通覽。

後居鄆道山。唐明皇天寶末。還峽於郡之東北。積守日。

焚僚庶。悉往觀之。惠宗怡然坐火中。誦度人經。斯須化。

為瑞雲仙鶴而去。火既燼。其下草猶綠。遺一簡。有詩二

首。

顏真卿。字清臣。師古五世孫。博學士。詞章。開元間。舉進士。

擢制科。遷監察御史。德業詳載唐書。建中四年。德宗命

真卿間罪李希烈。內外知公不還親族錢于長樂坡。公



醉跳脚前極可。吾早遇道士云陶八八授以刀圭碧霞丹至今不衰老云十有厄言他日待我于羅浮山得非一厄乎公主烈敗家人李延元莊和鬚髮長數尺道士曰道士亦其下道士曰道士顧笑曰自有一家驚曰先太師家白無踪跡後意鳳網漁陽人月未止埋

道士云陶八八授以刀圭碧霞丹有厄言他日待我于羅浮山果希烈縊殺之墓于城南希生備身金色爪甲穿出手背山後有商人至羅浮山見二人至此春曰小客洛陽人顏家子孫得書物徑往羅浮求之竟北極驅邪院左判官泥之自正月始至九月以藥納口中

凡人自勿道錢沉不中呼之即出又能內采於中運氣煉之即成白金有蔡道死升為棺殯後道人在書與升云在崆峒相候升往見之曰吾向時有文字在墻隙間汝歸誦之忽不見升得其文字自是訣後使鬼後尸解

王昌遇為梓州獄吏遇落仙張姓者賣鼠藥於梓州昌遇念及囚徒嘗為鼠所啗帶藥以瘴伺鼠食之皆盡而飛昌遇至瀘又遇仙乃十而其藥即餌之仙遂為扁名為昌遇子取一馬令乘以病既乃龍也後以九月九日飛昇即其地為藥市



何仙姑廣州增城縣何泰女也生而頂有六毫唐武后時
住雲母溪年十四五夢神人教曰食雲母粉當輕身不
死夢明甚因餌之遂誓不嫁常往來山谷其行如飛每
朝去暮則持山菓歸遺其母後漸辟穀語言異常武后
遣使召赴闕中路復失去景龍中白日昇仙天寶九載
見于麻姑壇立五色雲中大曆中又現身于廣州小石
樓刺史高翬上其事于朝

呂巖字洞賓唐蒲州永樂縣人祖渭禮部侍郎父讓海州
刺史貞元十四年四月十四日巳時生因號純陽子初
母就蓐時異香滿室天樂浮空一白鶴自天而下飛入
帳中不見生而金形木質道骨仙手鶴頂龜背虎體龍

肥鳳眼朝天雙眉入鬢頸脩額露額闊身圓鼻梁聳直
面色白黃左眉角一黑子足下紋起如龜少聰明日記
萬言矢口成文身長八尺二寸喜頂華陽巾衣黃襴衫
繫大皂絲狀類張子房二十不娶始在襁褓馬祖見之
曰此兒骨相不凡自是風塵外物他時遇廬則居見鍾
則扣留心記取後遊廬山遇火龍真人傳天遁劍法唐
會昌中兩舉進士不第時年六十四歲遊長安酒肆見
一羽士青巾白袍偶書三絕句於壁其一曰坐卧常携
酒一壺不教雙眼識皇都乾坤許大無名姓踈散人間
一丈夫其二曰得道真仙不易逢幾時歸去願相從自
言住處連滄海別是蓬萊第一峯其三曰莫厭追款



語類。思離亂可傷神。閒來屈指從頭數。得到清平有
幾人。洞賓訝其狀貌奇。古詩意飄逸。因揖問姓氏。拜
延坐。稱士曰。可吟一絕。予欲觀子之志。洞賓援筆書曰。
生在儒家過太平。懸纒重滯布衣輕。誰能世上爭名利。
欲事天皇上。王清羽士見詩曰。吾雲房先生也。居在終
南鶴嶺。子能從遊乎。洞賓未應。雲房因與同憇肆中。雲
房自為執炊。洞賓忽就枕昏睡。夢以舉子赴京狀元。及
第始自郎署擢臺諫。翰苑秘閣。及諸清要。無不備歷。兩
娶富貴家女生子。婚嫁蚤畢。孫甥振振簪笏滿門。如此
幾四十年。又獨相十年。權勢薰炙。偶被重罪。籍沒家資。
分散妻孥。流于嶺表。一身子然窮苦。憔悴立馬風雪中。

人皆嘆恍然。夢覺炊尚未熟。雲房笑吟曰。黃梁猶未
熟。一夢到華胥。洞賓驚曰。先生知我夢耶。雲房曰。子適
來之夢。升沉萬態。榮悴千端。五十年間。一瞬耳。得不足
喜喪何足悲。世有大覺而後知人世一大夢也。洞賓感
悟。遂拜雲房求度世術。雲房試之曰。子骨節尚未完。欲
求度世。須更數世可也。翩然別去。洞賓即棄儒歸隱。雲
房自是十試洞賓。皆過第一試。洞賓自外遠歸。忽見家
人皆病死。洞賓心無悔恨。但厚備葬具而已。須臾死者
皆起。無恙。第二試。洞賓鬻貨於市。議定其值。市者翻然
止。酬其直之半。洞賓無所爭。委貨而去。第三試。洞賓元
日出門。遇丐者倚門求施。洞賓即與錢物。而丐者索取

不厭。且加諄詈。洞賓惟再三笑謝。第四試。洞賓牧羊山中。遇一餓虎。奔逐羣羊。洞賓蔽羊下阪。獨以身當之。虎廼釋去。第五試。洞賓居山中草舍。讀書。一女年可十七。容華絕世。光艷照人。自言歸寧母家。迷路。日暮足弱。借此少憩。既而調弄百端。夜逼同寢。洞賓竟不為動。如是三日。始去。第六試。洞賓一日郊出。及歸。則家貲為盜劫盡。殆無以供朝夕。洞賓了無愠色。躬耕自給。忽鋤下。見金數十片。速掩之。一無所取。第七試。洞賓遇賣銅器者。市之以歸。皆金也。即訪賣主。還之。第八試。有風狂道士。陌上市藥。自言服者立死。再世得道。旬日不售。洞賓買之。道士曰。子速備。後事可也。輒服無恙。第九試。春潦

洞賓與象共涉。至中流。風濤掀湧。衆皆危懼。洞賓坐一室。忽見奇形怪狀鬼魅。有欲擊者。有欲殺者。洞賓絕無所懼。復有夜叉數十。披一死囚。血肉淋漓。號泣言汝宿世殺我。今當償我命。洞賓曰。殺命償命。宜也。起索刀欲自盡。償之。忽聞空中一叱聲。鬼神皆不復見。一人撫掌大笑而下。即雲房也。曰。吾十試子。子皆心無所動。得道必矣。但功行尚未完。吾今授子黃白之術。濟世利物。使三千功滿。八百行圓。方來度子。洞賓曰。所作庚辛。有變異乎。曰。三千年後。還本質耳。洞賓愀然曰。誤三千年後人。不願為也。雲房笑曰。子推心如此。三千八百。悉在是矣。乃携洞賓至鶴

嶺乘傳以上真秘訣。俄清溪鄭思遠太華施真人由東
南凌虛而來。相揖共坐。施真人曰。侍者何人。雲房曰。呂
海州讓之子。因命洞賓拜二仙。思遠曰。形清神在目。秀
精藏可與學道者也。去後。雲房謂曰。吾朝元有期。當奏
汝功行於仙籍。汝亦不久居此。後十年。洞庭湖相見。父
以靈寶畢法及靈丹數粒。示洞賓。授受間。有二仙捧金
簡寶符語雲房曰。上帝詔汝為九天金闕選仙。當即行。
雲房謂洞賓曰。吾赴帝召。汝好住人間。修功立德。他時
亦當如我。洞賓再拜曰。巖之志異於先生。必須度盡天
下衆生。方願上昇也。於是雲房乘雲冉冉而去。洞賓既
得雲房之道。兼火龍真人天遁劍法。始遊江淮。試靈劍。

隱跡變化四百餘年。常遊湘潭岳鄂及兩浙
間。人莫之識。自稱回道人。宋政和中。宮中有祟。白
晝見形。盜金寶妃嬪林靈素王文卿諸人治之。息而復
作。上精齋虔禱。奏詞凡六十日。晝寢見東華門外有一
道士碧蓮冠紫鶴髦。手持水晶如意。揖上曰。臣奉上帝
命來治此祟。即召一金甲丈夫。捉祟劈而啗之。且盡。上
問丈夫何人。道士曰。此乃陛下所封崇寧真君關羽也。
上勉勞再四。因問張飛何在。羽曰。張飛為臣累劫。世世
作男子身。今已為陛下生於相州岳家矣。上問道士姓
名。道士曰。臣姓陽。四月十四日生。夢覺錄之。知其為洞
賓也。自是官禁帖然。遂詔天下有洞賓香火處。皆正妙。

通真人之號其神通妙用不能盡述仍有詩詞歌訣碑
文存行于世後岳武穆父果夢張飛託世故以飛命名
云

張志和字不同唐金華人母夢楓生腹上而生肅宗擢明
經賜名志和命待詔翰林始名龜巖兄名松齡後親喪
不復仕遨遊江湖自號烟霞釣徒又號玄直子垂釣不
設餌志不在魚也善畫飲酒三斗不醉守直養氣卧雪
不寒入水不濡與陸羽顏真卿友善真卿為湖州刺史
時日相唱和真卿遊平望驛志利酒酣鋪席水上獨坐
而酌席來去如舟俄有雲鶴旋後其上真卿發佐觀者
莫不驚異遂揮手謝真卿漸昇而去





示出鄭王後唐之宗子也纖瘦通眉指爪長
 七歲能辭章韓愈皇甫湜始聞未信過其家使賦
 賀援筆輒就自目曰高軒過二人大驚後為協律郎
 今年二十七賀將終忽見一緋衣天使駕赤虬持一版
 書若太古篆霹靂石文者云奉帝命召李長吉賀不能
 讀欲歛下榻扣頭言母老且病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
 白玉樓成立召君為記天上殊樂不苦也賀泣下沾襟
 人盡見之少頃氣絕而去

相子字清夫韓文公之猶子也落魄不羈遇純陽先生
 因從游登桃樹墮死而尸解來見文公文公勉之學湘
 曰湘之所學與公異公不悅令作詩以觀其志詩曰青

山雲水窟此地是吾家。子夜冷瓊液。寅晨阻絳霞。琴彈
碧王調。爐煉白珠砂。寶鼎存金虎。芝田養白鴉。一瓢藏
造化。三尺斬妖邪。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有人能學
我。同共看仙葩。公覽曰。子豈能奪造化耶。公即為開樽
果成佳醞。復聚土無何。開碧花一朵。似牡丹。差大顏色
更麗。花間擁出金字一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
關馬不前。公讀之不解其意。湘曰。他日自驗。未幾公以
極諫佛骨事。謫官潮州。途中遇雪。俄有一人冒雪而來
乃湘也。曰。公能憶花間之句乎。公詢其地。即藍關。嗟嘆
久之。曰。吾為汝足此詩。即韓集中一封朝奏九重天。云
云。遂與湘宿。監開傳舍。公方信相之不誣也。湘辭去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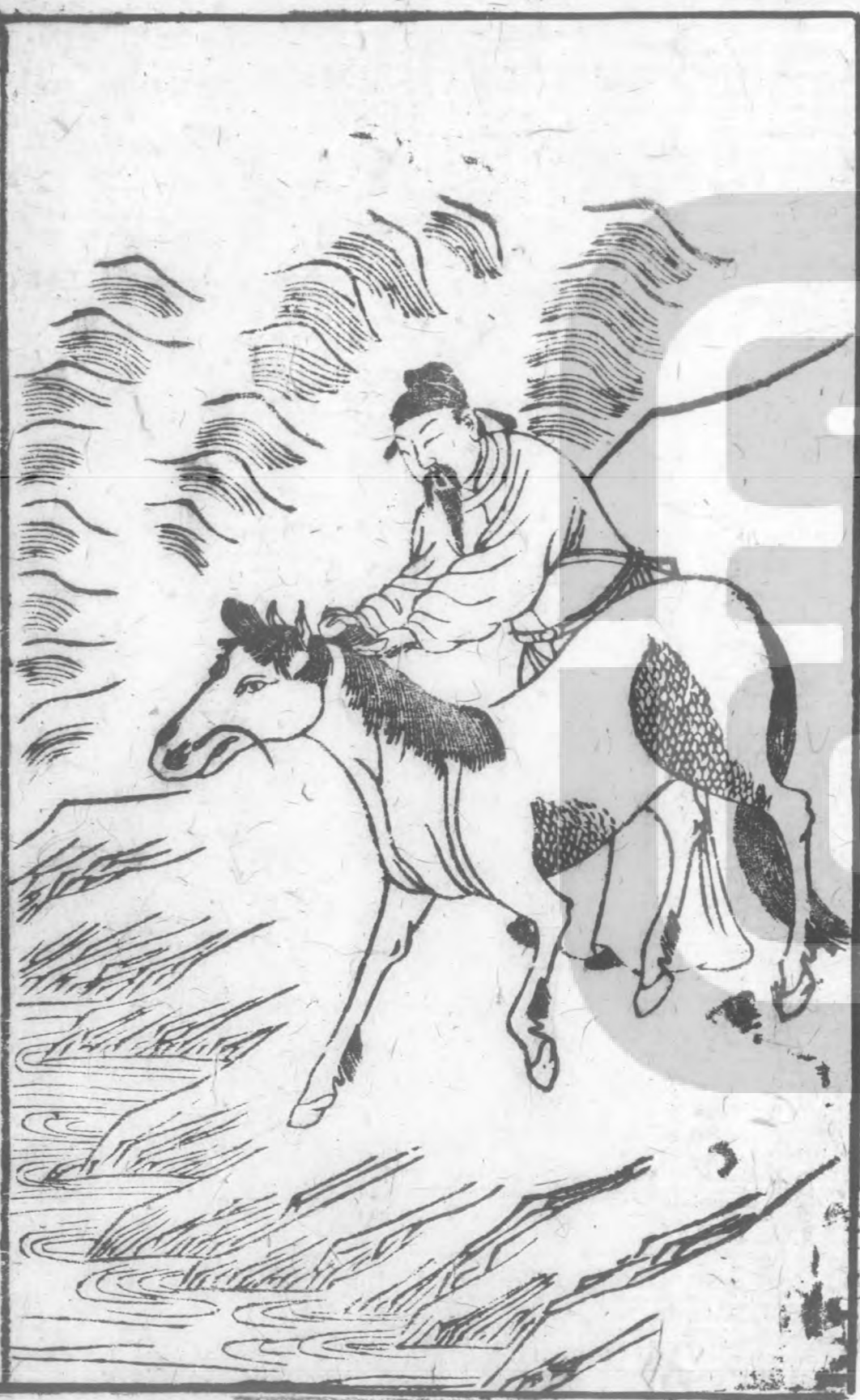


藥一瓢與公曰服一粒可以禦瘴毒公愴然湘曰公不久即西不惟無恙且當復用於朝公曰此後復有相見之期乎湘曰前期未可知也

瑕丘仲。甯人也。賣藥百餘年。因地動宅壞。仲與里中數十家皆死。或取仲尸弃水中。收其藥賣之。忽見仲被喪詣之。取藥。其人大懼。叩頭求哀。仲曰。非恨汝也。使人知我耳。我去矣。後為夫餘王驛使。自北乘傳至甯。北方人謂之謫仙。

江叟善吹笛。槐上有神。教往荆山求鮑仙。叟如言。得遇鮑仙。贈以玉笛。吹之龍來迎。去成水仙。

許栖岩家岐山下。唐貞元中下第。寓長安。見一蕃馬欲市。



之未決請道士筮之得乾之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道士曰此馬龍種也公市之當昇天栖岩喜遂市之時
魏令公鎮蜀栖岩乘馬往謁道經劍閣馬忽失足墮于
萬丈之壑積葉席之人馬無損栖岩嗟嘆久之復乘信
馬行數十里至一洞口見萬花林中有青石池池傍石
屋中有道士白髮丹臉偃卧于石榻之上傍侍二女栖
岩叩首再拜二女駭曰汝何人遽至太乙元君之室栖
岩語以故二女為白元君元君問曰汝在人間何好曰
好道常誦老莊黃庭經元君曰汝於三書各得何句栖
岩曰莊子則真人息之以踵老子則其精甚真黃庭則
但思一部壽無窮元君曰子願知道乃命坐至女前

之元君曰嵇康不能得而汝得之數也栖岩乃
二女前曰穎道士至矣元君命設榻而坐栖岩熟
視道士正昔卜馬者正驚異之道士曰昔卦令今日矣
頃頃有仙童馭鹿龍而至曰東皇君迎元君翫月曲龍
山元君謂栖岩曰可與同遊各跨鹿龍而去頃刻抵曲
龍山見危橋千步聳柱萬尋元君命栖岩拜東皇東皇
曰汝許長史孫也我昨與汝祖同飲亦知汝當來宴間
東皇命玉女歌青城丈人詞歌曰玉砌瑤堦泉滴孔玉
簫催鳳和煙舞青城丈人何處遊玄鶴啖天雲一縷歌
畢元君與栖岩復乘龍鹿而返下視一大城郭栖岩問
曰此何處元君曰新羅國也至海畔小城又問此何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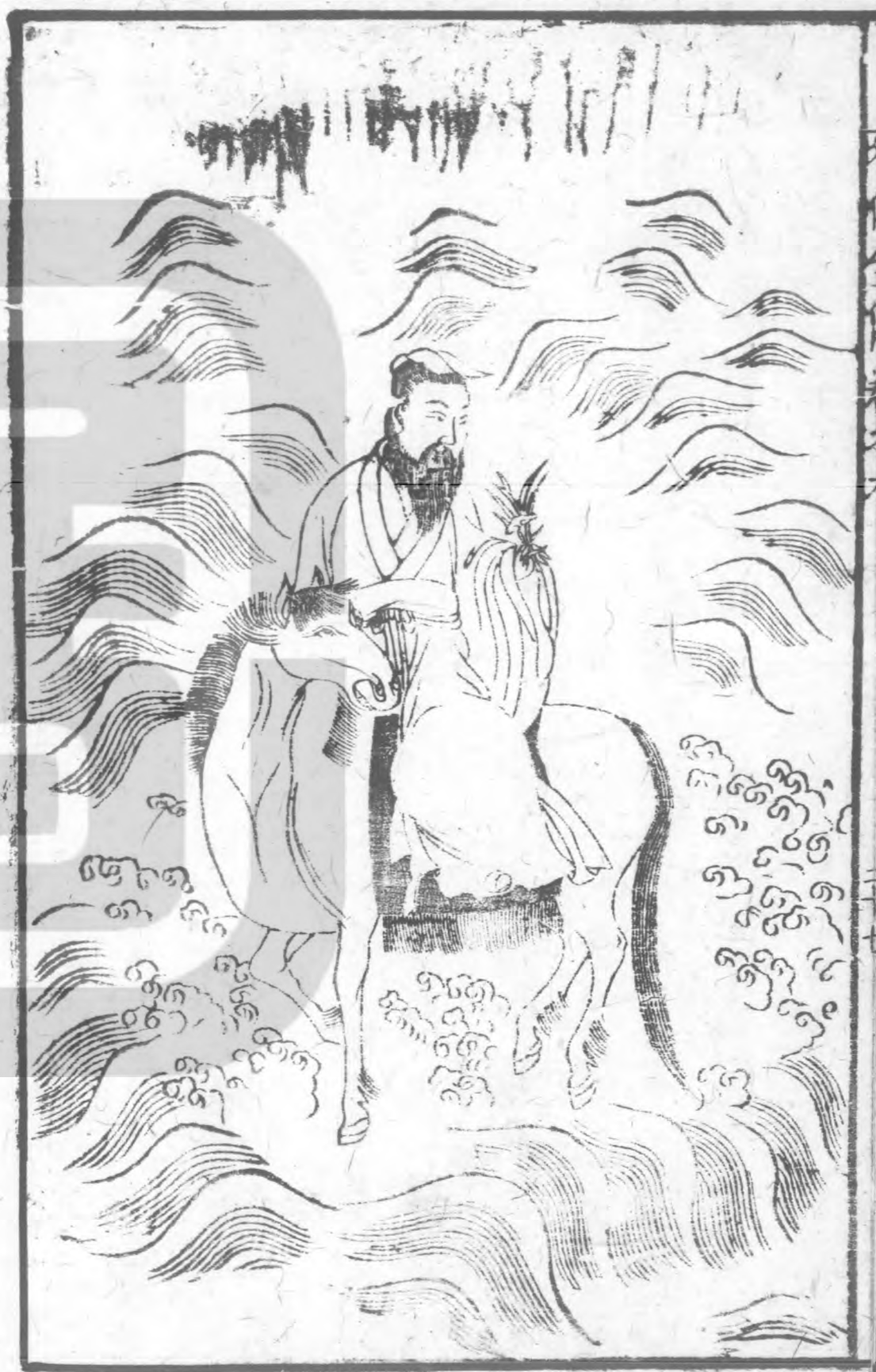
曰此唐國登州也俄到洞府栖岩再拜懇歸元君曰汝
得餌石髓已得人間千歲願無漏泄無荒淫能守此猶
更得一見吾也栖岩將上馬元君曰此馬乃吾洞之龍
因傷稼謫人間汝到人間無用此馬但于渭溪解之當
化龍去玉女悄謂栖岩曰龍馬回日號縣田婆針寄
少許栖岩遂跨馬頃刻至號縣舊庄已六十年矣時唐
宣宗大中五年也栖岩為訪田婆覓針田婆曰太之家
紫霄姊妹書來云托人求針其子耶栖岩遂索針繫于
馬鬣放之渭水果化為龍而去栖岩後棲匡廬間每隱
見不常焉

俞靈瓊河間人入衡山九真觀修道南岳赤君授以回風

二十二年能坐見天下事如在掌中然自晦不為
俗唐憲宗元和中彬州官吏見其談說始異之
曰我偶然爾非有知也遂閉門不出後入九疑山絕
粒仙去

行和玄解鬢髮童顏氣自香潔常乘一黃牝馬不啖芻粟
不施韁勒惟以青氈籍其背常遊青兗間與人話千年
事皆如目擊唐憲宗聞其異召入宮處以九華之室設
紫芝日飲龍膏酒躬親謂頗加敬仰而玄解魯升亦
嘗習人臣禮上因問先年高顏色不老何也玄解曰
海上種靈草餌之因種于殿前一曰雙麟芝二曰六合
葵三曰萬根藤上餌之殊覺神驗玄解欲辭還東海上

未之許。乃於宮中刻木作蓬萊三山。綵繪華麗。飾以珠
玉。上因元日與玄解視之。上指蓬萊曰。若非上仙。何由
得入此境。玄解笑曰。三島只尺。何為難及。臣雖無能。試
躡辭陛下。一遊。即湧身空中。覺漸微小。而入於金銀闕
內。左右連聲呼之。竟不復見。上追思嘆恨。幾成羸疾。因
號其山為藏真島。後旬日。青州奏玄解乘牝馬過海矣。
王四郎。唐洛陽尉王琚之姪。好道。久遊。元和中。琚赴調。自
鄭入京。過東都天津橋。四郎迎于馬前。以金五兩餽琚。
色如雞冠。曰。不可。善與常人到京。訪張蓬子。付之。價得
二百千。琚異之。詰四郎向在何地。今何適。曰。向居王小
屋洞。天今欲挈家往。我眉山。琚曰。今暫寓何地。曰。中橋。



逆旅席家。琚投宿。即覓席家。云四郎已行矣。因詢其行。李席氏曰。四郎妻妾四五人。車馬華侈。非常琚訝異之。至京。即訪張蓬子。出金示之。索值二千。蓬子驚喜曰。從何得此。化金。即如數與。易之。琚後屢訪蓬子。不復得見。李珣。唐廣陵人。以販糴為業。每斗惟求子錢二文。資奉父母。凡糴糶。授人升斗。俾自量。丞相李珣。節制淮南時。夢入洞府。見石壁金書。姓名中有李珣。字方自喜。有二童云。此是江陽部民李珣。爾後百餘歲果仙去。

柳實。元微。衡岳人。唐元和中。結伴往驪慶二州。各省其父。至登州。渡海。將抵交趾。夜半。颶風忽起。舟纜斷。飄入大海孤島中。天明。登島。見一廟。中有白玉天尊像。案上金



香爐一枚。悵望久之。忽東角有紫雲。自海湧山。直指島上。俄有雙環侍女。捧玉盃至。天尊所炷以異香。子以實告女。曰：少頃至。虛尊師來。此與南溟夫人會。子堅請之。當有所遂。言訖。二仙果乘白鹿。馭彩霞而來。二子泣拜求救。王虛語之曰：子隨南溟夫人而行。當有歸路。無憂也。夫人視二子久之。曰：二子殊有道骨。他日當得仙。但二子宿分自有師耳。雖然。既相遇。不可無贈。遂命侍女曰：送二客去。然所往何橋？侍女曰：百花橋。二子拜謝。乃贈以玉壺一枚。來尺餘。復若以詩云：來從玉葉舟中來。去向百花橋上去。右到一河。扣玉壺。鴛鴦自解。冰明語。俄見橋長數百丈。攔一河。開異花。二子於花隙

九。玉葉舟。相接為橋。將至岸。侍女解襟帶。間一盒。中有物如蜘蛛狀。謂二子曰：吾輩水仙也。純陰無陽。昔遇番禺少年。有情因而生子。垂三歲。合棄之。夫人命與南岳之神。為子數年前。南岳回鴈峯。有使者至水府。曾以吾子所弄玉環寄之。而使者隱之。不付。二君歸。願訪回鴈峯。使者廟。以此合投之。當得玉環。為送南岳。與吾子。吾子亦當有報。慎勿啓之。二子因問侍女曰：夫人詩若何。人問扣玉壺。鴛鴦自解。分明語。何也。侍女曰：君有事。但扣玉壺。內當應之。凡事皆可如意。又問夫人云：吾輩自有師。師當是誰。曰：南岳大極先生。爾遂別去。二子抵家時。已十年。童稚已冠。二妻皆死。未及三日。二子急扣玉

壺壺中應云可往使者廟投合當得妙藥二子乃共抵
回鴈峯訪使者廟以合投之須臾有黑龍飛騰空中果
下一玉環亟取之以送於南岳廟忽現黃衣少年出二
金合謂二子曰此藥名返童膏一君家有斃者雖一甲
子猶可塗頂而活言訖不見二子遂持歸以塗其妻頂
二妻復活乃共往南岳山中訪大極先生經年不遇一
日靈中見老叟負薪一子哀其年老飲之以酒忽睹薪
擔上刻大極二字乃拜求之因出玉壺以告其故叟曰
吾平生貯玉液者此壺也遂拉二子同上祝融峯不復
出

村戀人

元和中落第旅遊蘇湖間遇疾貧窘走使者
乞藥人僱已一年矣同思甘豆湯令其往市僱者但
具火水同意其怠於祗承也少然折枝盈握再三搓之
微近火上忽成甘草同始異之良久取麈尾數掃接按
已成豆矣及湯成與甘豆無異疾亦漸差同乃謂曰余
貧迫若此無以寸步因禡衣授之可以此辦少酒肉示
將會村老丐少道路資也僱者微笑曰此固不足
當營之乃斫一枯桑成數筐札聚於盤上喫之悉成牛
肉復汲水數瓶頃之皆旨酒也村老無不醉飽獲束錢
三千同慚謝曰余驕稚道者久今返請為僕僱者曰某
固仙人有少失謫于下賤合役于秀才若限未足復須

力於它人矣。願秀才勿變常庶卒其事也。同雖諾之。每呼指色上面。慮上不安。權者乃辭曰。秀才若此。某妨某事也。因說同脩短窮達之數。且言萬物無不可化。唯淤泥中朱漆筋及髮藥力不能化。遂去不知所之。

廬山人實曆中。常於荆中販樵。朴石灰。往來於白。南草市。時時微露奇跡。人不之測。賈人趙元卿好事。將從之遊。乃頻市其貨。設菓茗詐訪其息利之術。盧即覺曰。觀子意不在市。何為也。趙乃言竊知長者埋形隱德。洞流著龜。願垂一言。盧笑曰。今且驗君主人翁。午時有非常之禍。若是吾言。當免。君可告之。將午。當有匠餅者。而至囊中有錢二千餘。而必非意相干也。可閉戶。

對彼必極罵。須盡家臨水避之。若爾。祇費二百錢也。時趙停居張家。即盧語歸告之。張亦素神。盧生乃閉門。伺欲午。果有人如盧所言。叩門求糴。怒其不應。因足其戶。張重箠捍之。頃樹者數十百人。張乃自後門率妻孥如廬迴避。差午。其人乃去。行數百步。忽蹶倒而死。其妻至。眾人具告其所為。妻痛切。乃號適張所。誣其夫死有自。官不能評。鄰眾具言張閉戶避讓之狀。官曰。張固無罪。但當辨其死耳。張欣然從。斷妻亦甘心。及市。樽就舉。正當二千四百文。因是人赴之。如市。盧不耐。竟潛逝。至復州界。維舟於陸奇秀才莊門。或語陸。意山人非常人也。陸乃謁陸。時將入京。投相知。因請決。

盧曰君今未可動。君居堂後有錢一甔覆以板非若所
也。錢主今始三歲。君慎勿取一錢。取必成禍。能從吾戒
乎。陸瞿然謝之。及盧生去。水波未定。陸笑謂妻曰。盧生
言如是。吾更何求。乃命家童鋤其地。未數尺。果遇板。板
之有巨甔。散錢滿焉。其妻以裙運。初草貫之。將及萬。兒
女忽暴頭痛不可忍。陸曰。豈盧生言將徵乎。因奔馬追
及。且謝違戒。盧生怒曰。骨肉與利孰重。君自揆也。掉舟
去。不顧。陸馳歸。醺而疾焉。兒女謠愈矣。盧生到復州。道
數人閑行。遇六七人。成服俱帶酒氣。逆鼻。盧生忽叱之。
曰。若等所為不悛。性命無幾。其人悉羅拜。塵中曰。不
再其侶訝之。盧曰。此皆盡劫江賊也。趙元和言盧生



